

【西部大开发】

西部开发:发展模型构建与理论透视

郭立宏, 高煜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根据“新古典模型”和现实情况构建西部开发的理论模型,即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依据现实国情新增市场存量、政府职能存量和区域发展协调度等新要素,并对各种要素在西部的配置状况进行现实分析,目的在于为西部开发战略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区域发展;发展模型;西部开发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0)02-0026-04

一、新古典模型与我国经济增长模型的构建

西部大开发必须首先解决如下问题:西部大开发的理论依据、政策背景何在;同东部发展相比,西部大开发在发展条件、环境、阶段内容等方面的特殊性有何表现;从而,西部开发战略应有怎样的内容和重点。由于我国经济和发展的特殊性,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既无现成的理论提供指导,又无实践的经验作为模式,因此,在充分参考国内外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所独有的发展模型是必然的选择。

索洛(Robert Solow)等西方经济学家在对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模型的修正、补充基础上提出的“新古典模式”,使用新古典生产函数,并包括了更多的生产要素。其形式为 $Y=f(K,L,R,A)$ 。式中: Y 为产出或国民产值; K 为资本存量; L 为劳动力数量; R 为自然资源存量; A 为投入使用的生产率或效率的提高。[1](P43)

经济产出与资本、劳动力、资源、生产效率等因素密切相关。但当我们试图把这一模型运用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时即发现它有着极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我国正处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经济转型期。市场化的进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对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它也理应成为模型中的一个要素。同时,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因此,政府职能也自然作为一个要素存在于模型中。而且,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被各国历史证明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这一问题更

收稿日期:1999-12-16

作者简介:郭立宏(1962-),男,陕西华县人,西北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产业组织理论、发展经济学研究;高煜(1973-),男,陕西白水人,西北大学教师,经济学硕士,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

显突出,于是这一因素应当被模型考虑。因此,根据我国的现实状况,在对索洛模型修正基础上建立起的我国经济增长模型为 $Y=f(K,L,R,M,G,A,C)$ 。式中: Y,K,L,R,A 的含义同索洛模型; M 为市场存量,它指的是市场化的程度和市场机制对经济的作用程度,主要包括市场体系的完善与规范,市场主体的建立与成熟以及市场容量的扩大; G 为政府职能存量,它主要指政府依据市场经济要求其发挥适当职能的程度,主要包括转型期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和政府各项政策的正确度和力度; C 为各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它是指经济发展中区域间经济差距与其要求之间的差别。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逊(Williamson)的研究,国内地区差距的变动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倒U相关规律”,即经济发展初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地区差距将逐渐扩大,然后地区差距将保持稳定,当经济进入成熟增长阶段

后,地区差距最终将会逐渐缩小。经济发展与地区收入差距的关系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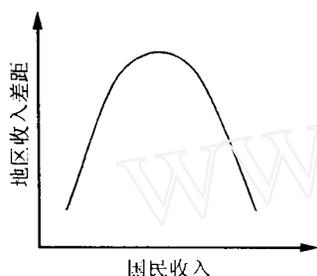


图1 经济发展与地区收入差距的关系示意图

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间,由于规模经济,资金、政策、劳动力供给有限,以及地缘、经济发展基础等造成的市场化程度的区域差别等原因,造成发展初期东西部不能均衡发展。而目前我国正趋步入发展成熟阶段,东部发展正由资源型向科技型转变。同时,由于社会总供给不足,要求西部供给资源的状况已转变为要求西部供给市场,这些都要求东西部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图1中倒U型曲线即是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差距的要求。而实际地区经济差距与它的背离即反映了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协调度。

此函数可被转换成能测度每种投入贡献的形式 $g_Y = a + c + W_K g_K + W_L g_L + W_R g_R + W_M g_M + W_G g_G$ 。式中: g 为某一变量的增长率; a 衡量由于投入使用效率提高而使生产函数发生变化的变量; c 衡量地区经济协调度变化而使生产函数发生变化的变量; W 为某一变量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该函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形态:经济增长初期,资源、劳动力、市场、政府职能的增长率较高,所占比重也较大,地区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而扩大;经济增长成熟期,资本、科技主导的生产效率和市场及政府效率所占比重较大,而资源、劳动力、市场、政府职能比重下降,地区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这一模型将为我们探讨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一个基本理论框架。

二、西部发展的要素分析

将我们构建的经济发展模型由宏观推至中观分析西部的开发,必须在确定西部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对西部的要素特征及其外部的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加以具体地分析,才能为西部开发战略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提供保障。

根据模型和西部发展的现状,目前西部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资源、劳动力、市场、政府职能等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较高,西部非均衡的发展应是这一阶段的特征。在西部发展所处的阶段这一大背景下制定出的西部开发战略才更具现实性和可行性。

1. 自然资源存量

西部在这种要素上的特征表现为自然资源的相对充裕,但在现实中,这种充裕的自然资源对西部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却未达到初期阶段对其的要求,西部的资源优势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这从根本上主要缘于西部尚未建立起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有效、直接、持续的贡献机制:在开发方面,公有和私有、中央和地方产权问题造成资源开发的粗放和掠夺方式;在利用方面,生产、价格等体制和资金、技术等短缺,造成资源深加工和利用程度不足,使西部在进行区际间分工与交换中始终处于劣势;在保护方面,意识及上述两方面的原因造成资源过度开采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现实的和持续的不利影响。

2. 劳动力存量

劳动力这种要素对于西部来说是相对充裕的,但这种要素的充裕度与其在西部发展中的贡献度不对称。从劳动力数量上看,由于乡镇企业不发达,非公有制,特别是私营、个体数量少,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城市化进程缓慢,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欠缺,教育结构和经济结构脱节以及人事制度落后等原因,造成劳动力流失和浪费现象严重。从劳动力质量上看,由于西部固有的高素质人才少,低素质人员有效培训体系不健全等原因,造成西部的劳动力质量不高。这样,导致西部本身具有的劳动力优势反而成为其经济发展中的劣势。

3. 市场存量

西部的市场体系不完善、不规范,市场主体不成熟,以及市场容量小等严重影响了西部经济的发展。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从地域方面看,广大的西部地区市场体系的建立存在着城市市场完备和农村市场不完备的二元结构。其次,从内容方面看,西部又存在着商品市场成熟和要素市场不成熟的平衡发展状况。要素市场的不成熟可以从劳动力市场、企业家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等的不成熟表现出来。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问题是市场机制在配置充裕的劳动力要素时未能发挥主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计划性人事制度依然存在,劳动力市场建立迟缓,技术、管理落后等。企业家市场在西部尚未建立,这也是国企改革滞后的一个原因。土地市场在西部存在着市场化程度低,政府管制过度和不当的问题。资本市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因产权不清造成的国企交易费用增大,中央对西部资本市场的政策轻视,资本市场管制不规范,西部金融体系落后,投资银行缺位等。市场不规范体现在保证市场正常运行的法律、法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同时执法不严的状况严重。市场主体不成熟表现在国有经济所占比重重大,非国有经济主体的发展远远落后,而且国企由于改革进程缓慢,尚未成为市场经济的真正主体。从市场容量看,由于西部经济落后,居民收入与购买力相对较低,以致消费品市场规模小,其消费品零售占全国的比重与人口规模占全国的比重相比极不对称,同时西部企业实力较弱,生产性消费明显不足,经济的落后与市场容量小形成了正相关关系。

4. 政府职能存量

政府职能在地区经济发展初期的巨大贡献已被东部发展历史展示无余。对西部,目前政府职能要素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中央政府政策给予不足。作为政策的主要供给者——中央政府,在给予东部优惠政策(如财政、税收、特区等)之际,同样的政策没有给予西部,这种政策供给上的差异也直接导致了东西部的差距。由于目前西部面临的改革的阶段特征(即市场经济的目标取向已经确立)和发展的阶段特征(即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国民经济在并不高的水平上已经告别短缺)决定了政府即使给予西部同当初东部同样的优惠政策,其

政策的效果也不会明显。在发展西部之际,中央政府必须给予西部更优惠的政策,但显然政策供给不足。(2)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不够。西部的地方政府对中央的政策理解深度不足,运用程度不足,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胆子太小、步伐太慢,企业改革进程缓慢,所有制结构上趋于保守,开放的意识比较淡薄,措施不力。(3)政府在职能的实施过程中,职能发挥不够准确,政策的力度把握不够,政府改革滞后,造成其职能实施中明显存在低效率运作。

5. 资本存量

在西部经济的发展中,资本存量要素是稀缺的,它严重影响西部经济自身的发展,还将导致区域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西部资本存量稀缺主要可在以下几种来源渠道表现:(1)国家财政投入明显不足。80年代以来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造成国家财政投入重点放在东部沿海。(2)本地区对资本的吸引力不足。优惠政策的给予使东部形成了一种极化效应,使东部投资回报率较高,也使东部资本市场的发展更成熟,因此,其对外资的吸引明显超过西部,而且将西部内部资本也吸引到东部[2]。(3)地方财政自身的积累能力差。由于东西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西部地方政府自身积累不足。从而资本成为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

6. 协调度

由于西部正处于经济发展初期,根据“倒U相关规律”,西部地区内部各地区的发展不能够也不应该一致,这也正是西部现实状况所决定的。西部幅员辽阔,社会结构(民族、文化、宗教)复杂,地理环境各异,各种要素的禀赋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因此,西部的发展在考虑与东部之间协调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其自身内部的各地区之间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从而非均衡发展的现实性。西部内部不平衡是西部的一个显著特点。

7. 投入使用的生产率或生产效率的提高

要素效率的提高主要指由于科技进步等原因造成的要素产出率的提高,即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的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和效率提高,由于教育机制改进和投资增加等造成的人力素质的提高,由于资本市场、金融体制的完善和金融技术水平的提高导致的资本使用效率提高,由于技术水平提高导致的市场机制作用效率提高、市场容量扩大,由于理论、科技、人员素质等提高导致的政府职能运行效率提高等。在经济发展初期,这些要素一般都比较缺乏,因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可能太高。它对西部发展的作用已在相关各要素中分别作出了分析。

以上对影响经济发展的诸要素结合西部实际加以分析,目的在于找出西部发展中的症结所在,为西部开发战略的制定提供一种思路。

[参 考 文 献]

[1] [美] 吉利斯, 波金斯, 罗默, 斯诺德格拉斯. 发展经济学[M]. 黄卫平总校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2] 戴圆晨. 西部资本市场及对经济发展的制约[J]. 开放导报, 1999, (1).

[责任编辑 卫 玲]